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美国卷）之五

Peter Messent ©著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Mark Twain

马克·吐温



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美国卷）之五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Mark Twain

马克·吐温

Peter Messent © 著

朱 刚 © 导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吐温 / 梅森特 (Messent, P.) 著; 朱刚导读.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 美国卷)

ISBN 978-7-5446-0739-1

I. 马… II. ①梅… ②朱… III. 马克·吐温 (1835~1910) —人物研究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43513号

图字: 09-2008-084号

*Mark Twain*, 1st (ISBN 978-0-521-67075-3) by Peter Messent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reprint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本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吴文子

---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965 1/16 印张 10 字数 18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

书 号: ISBN 978-7-5446-0739-1 / I · 0036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编委会

主任：王守仁（英国卷） 虞建华（美国卷）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王 岚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
| 刘守兰 | 云南师范大学   |
| 朱 刚 | 南京大学     |
| 朱振武 | 上海大学     |
| 李维屏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吴其尧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何其莘 | 中国人民大学   |
| 杨金才 | 南京大学     |
| 陆建德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董洪川 | 四川外语学院   |

## 总 序

我们有幸将“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美国卷）丛书推荐给我国有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外国文学爱好者。这一套著名大学出版社的英文原版文学丛书，以普及、介绍和导读为宗旨，集权威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原汁原味但又浅近易懂，特色鲜明，十分难得。丛书是开放式的，我们首先推出第一系列共七册，包括诗人惠特曼、狄金森、庞德，作家霍桑、麦尔维尔、马克·吐温和菲茨杰拉德。这些美国作家和诗人都是我国知识界和文化青年熟知的名字——至少是应该知道的名字。他们都是美国主流文学的台柱，他们的作品影响巨大，能够反映或折射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并仍然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示。他们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属于美国，也属于全世界。

文学不是历史。它不仅仅局限于“记录”事件，进行冷冰冰的梳理归纳，而着力“再现”民族发展过程中或个人生活认识中典型的、生动的实例，这些个案可供放大观察，分析阐释，从中解读出人文环境的很多信息，提供人生经验。文学无疆界，这是因为不同的民族、历史、个体的发展或成长经历中有许多共性的东西，超越时空和文化，可以在中国读者心灵上唤起共鸣。人类生活的许多体验往往处于一种模糊散乱的“悬浮”状态，是我们的语言所不足以表达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文学经典，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的拐杖，通过了解他人的体验，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生活。我们希望本系列丛书能带您走近文学大师，了解他们的生平创作与思想情感，进而更多地去阅读他们的作品，从中获得借鉴和启迪。

在中国，我们常讲“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固然没错，但不全面。“学以致知”才应是更普遍、甚至更高的目标。很多学科都不是以“致用”为目的的，如哲学、美学、伦理学等。以是否实用为标准，实际上是将人类文化知识的传承降格、贬黜、庸俗化了。重实用，轻意识；重技

术，轻艺术，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和实用主义的短视的表现。文学是一门“致知”的学科。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通过语言的艺术反馈经验，提供认识社会和人本身的观察窗口，它的影响力不是直接的，但是深远的；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精神的；不是可以明显感知的，但是潜移默化、无处不在的。文学不只具备内在的美学价值，它同时也富有教化意义，指涉现实，反映生活，起到影响和改变社会现状的作用。文学已经显示了，并将继续显示，其在改造国民精神文化素质方面的重大意义。鲁迅弃医从文，却帮助救治了整个民族的病疾。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互相渗透的今天，学习外国文学，了解外国文化就显得尤其重要。我们可以借取它山之石，拓展我们的思路，开放我们的胸怀，调整我们的心态，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本系列丛书的作者都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厚积薄发，各自从多年的知识积累和研究心得中提取精要，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加以表述，深入浅出，勾画出清晰明了的整体概貌。以简明、浅近为特色，没有玄奥高深的理论，也没有引经据典的学究气，其最高宗旨是清清楚楚地把问题讲得明明白白。每册的作者更像一位知识丰富、信息全面的老练讲解员，扼要而精炼地侃侃而谈，向您介绍和引见一位文学名家，让您在不多的时间内了解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作品的主要关注和造就这位作家的文化语境，从而激发您的兴趣，打开您的视野。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美国卷）中的每本都将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影响作家（诗人）思想与创作的简要生平；造就作家（诗人）和作品的历史框架和文化气候；作品的风格与主题；作家（诗人）在文学界的影响和接受情况；以及进一步学习阅读的重要书目。每一本既是自足的浓缩的作家评介，又是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的第一个台阶。我们还邀请了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教授撰写导读，并为每个章节设计指导性的思考题，帮助和引导正确阅读和理解。希望这套丛书能引领您从启蒙走向无尽的深处，让您得到阅读的愉悦，领略文学的美妙。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 导 读

◎ 朱 刚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吐温一直被尊为“美国文学之父”，海明威那句名言早已成为文学史家常常引用的经典（“一切当代的美国文学都来自马克·吐温的一本书，即《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它是所有美国作品的源头”，见本书73页）。但是，要说清楚为什么会如此却并不容易。

“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美国卷）”之五《马克·吐温》为我们了解吐温提供了便利。

19世纪下半叶是美国小说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美国小说家上承欧文、库柏、坡的浪漫传统、爱默生、梭罗的超验主义以及霍桑、麦尔维尔文艺复兴的遗风，下接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小说，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这时候的美国，经过西部大开发，历经南北战争，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得到极大提高，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感也大大增强，急于向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形象。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文学家用小说的形式树立起美国的文化形象，和诗人惠特曼、迪金森一起奠定了美国文学的根基。

这个时期的美国小说数量剧增，表现手法转向现实主义，摈弃18世纪末英国哥特式罗曼司小说传统，强调可信性和真实性，据此反映蓬勃发展的社会生活。豪威尔斯采用英国（如狄更斯）式的现实主义，詹姆斯使用心理现实主义观察主人公的思维，克莱恩、诺里斯和德莱塞采取自然主义手法，在评判的力度、描写的深度上甚至胜于现实主义小说家。但是表现最突出的，当属马克·吐温所代表的西部边疆现实主义；他恰到好处地融合了地方色彩小说和民间传说，反映的现实最朴实最原始，而他的表现手法也最典型：马克·吐温式的幽默。

吐温受学校教育很少，12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就不得不利用放学放假的时间打工养家，13岁时就完全辍学做了学徒。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我从来不会让上学影响我受教育。”这是典型的吐温式的“冷”幽默：面对很少接受学校教育这个冷酷的事实，他把“上学”作为调笑的对象，苦涩中带有辛辣，更包含有相当的哲理。11岁便不得不在“人间”谋生的高尔基也把社会称为“我的大学”，但他反映的现实中自然没有这种吐温式的幽默。

社会的确是吐温接受教育的大课堂。

马克·吐温1835年11月30日生于密苏里州佛罗里达镇的一个小村庄（现辟为马克·吐温诞生博物馆），1839年全家移居密苏里州密西西比河畔的汉尼拔（希尔街206号，现辟为马克·吐温童年纪念馆）。但是佛罗里达镇给吐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里他接受当地的方言，接触黑奴们讲述的故事，熟悉那里的池塘、森林和乡村小学，称其为“孩童的乐园”。汉尼拔位于美国中部，一英里宽的密西西比河从它旁边流过，河的两边是广袤的平原、茂密的森林和宽阔的田野。住在汉尼拔，吐温每天看到密西西比河上来来往往的汽船，运载着矿物和形形色色的乘客，有黑奴、庄园主和黑人歌手，也有赌徒、贩子和江湖骗子。十来年之后他做了水手，才真正开始接触这些人，而这种接触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吐温协助哥哥欧莱恩创办一家地方报纸，1851年起开始撰写随笔、幽默诗歌和报道，1852年开始在全国性幽默杂志《旅行袋周刊》发表作品。吐温17岁时离开汉尼拔外出谋生，此后周游世界成了他的一大爱好。第二年他学做舵手，因为汽船是观察社会的窗口，舵手可以接触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我在小说或者传记里找到一个描写出色的人物时，通常都对他产生浓厚的个人兴趣，因为我曾经结识过他——在河上见过他。”因此，可以说印刷车间和报纸杂志是马克·吐温的中学，密西西比河就是他的大学。

1863年2月他开始使用笔名“马克·吐温”<sup>①</sup>，1865年11月18日纽约《星期六》杂志刊出他的短篇小说《吉姆·斯迈利和他的跳蛙》，各地报

<sup>①</sup> 2英寻或12英尺是汽船可以安全航行的水位。也有人对克莱门斯的这个笔名作过更复杂的解释。它隐含“双重声音”的意思：“因此，‘马克·吐温’这个名字警示读者不要只听一个声音，阐释时不要只局限于一层意义。”而本书告诉我们：吐温至少有5种不同的“身份”（第17页）。

纸争相转载，使“马克·吐温”闻名全国。1867年6月18日吐温随“贵格会城”号轮船去欧洲和中东游览，同时为加利福尼亚最大的报纸《阿尔塔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论坛》等撰写报道，5个月里发回的来信和文章大受欢迎。这些游记性质的作品被“美国出版公司”看中，结集出版为《傻子国外旅行记》，以幽默和调侃闻名。此书和《吉姆·斯迈利和他的跳蛙》一起奠定了马克·吐温通俗幽默作家的地位。

功成名就的马克·吐温本可以靠稿费过舒适的生活，但是他生性爱探险——可能也受到父亲的一些遗传（老克莱门斯开发边疆，喜好财富，热衷投机）——中年开始把自己的财产投资出版业和科技发明。他本人在布法罗、哈特弗德和纽约常常挥金如土。这也许说明马克·吐温不仅具有“双重”声音，而且具有“双重”性格：他既自认是来自中西部的白人穷小子，对社会底层充满同情，又一直梦想上流社会的奢华和特权。他的投资曾一度盈利，但到1893年他58岁时，主要投资均告失败：出版社亏损，投入近二十万美元的排字机成了一堆废铁，他的出版公司最终于1894年4月18日倒闭。迫于债权人的追讨，他卖掉了哈特弗德的房子。1894至1896年他周游世界，在各地作讲座和进行创作，足迹踏遍亚、欧、非和大洋洲。稿费的收入和各地的讲演使他收入颇丰，1898年时已经基本上还清了债务。但是家庭的不幸却永远无法弥补：除了爱妻的过世之外，他最宠爱的长女苏希患脑膜炎，在他浪迹海外时叫着父亲的名字去世，吐温深感自责，徘徊欧洲数年不愿意回到美国。十来年之后，幼女吉恩也先他而去。

在晚年的作品里，马克·吐温的讥讽嘲弄对象转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掠夺行为。他回国时盛况空前，记者们日夜守候这位美国的象征，他的照片登在各大报纸的头版，但他却趁此机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大大挖苦了一番。马克·吐温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口授自传，感叹人的自私本性，带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怀疑主义也愈加明显。评论家们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类比为李尔王，在享尽荣华之后产生出幻想破灭感。其实熟悉吐温的人都知道他具有“少有的多面性格”，最厌恶以强凌弱，最痛恨骄狂自大，这种思想贯穿于他的一生。

吐温独立完成的第一部小说是《汤姆·索耶历险记》（1876）。故事发

生在密苏里州的圣彼得堡，依据的就是汉尼拔；而故事中的墓地、岩洞、密西西比河都是吐温童年所熟悉的场景。汤姆是个典型的“坏孩子”。他和小流氓哈克为伍，追逐女孩，不思功课，撒谎逃学，喜欢冒险。但他同时又仗义执言，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最可贵的是：他虽然梦想发财，却把人间的友谊看得高于一切。人们通常认为吐温在晚年对社会的看法比较悲观，而早期作品《汤姆·索耶历险记》表现的却是人性善良的一面。豪威尔斯称赞它是优秀的儿童读物，吐温妻子奥莉维娅也这么认为，但是吐温本人并不赞同。他在“前言”中说：“这本书根本不是写给孩子看的。只有成年人才看得懂它，它也是专门为成年人写的。”《汤姆·索耶历险记》至今出过数百版，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是“为数不多的令老少都喜欢的书”。

《汤姆·索耶历险记》完成后，豪威尔斯建议吐温继续写汤姆的成年，吐温加以拒绝，而是写了又一个“问题男孩”的遭遇：《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1884），而且一出版便遭到非议。吐温笔下的哈克不仅出身卑微，没有受过教育，因而行为不轨，而且这个醉鬼的儿子使用的是方言和俚语，根本没有语法修辞可言。《纽约世界报》当时连篇刊登文章，指责小说“让品行端正的父母、监护人变得滑稽可笑”；纽约市官员也要求教育部门杜绝“教唆”孩子违抗父母权威的文字；麻省自由公共图书馆担心得罪中产阶级家长，1885年3月决定不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在馆内流通，理由是这本书“不适合有教养、受尊敬的读者”。此事在全国引发争论，因为《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并不是儿童读物，目的也不是道德教化。和《格列佛游记》一样，它是一部严肃的社会小说。幽默的吐温对图书馆的禁令表示“感谢”，因为它使这本书的影响大增，销量也翻了一倍。

吐温最大的特点当然是他的幽默，但是“幽默家”在当时的文化体制下就是滑稽讽刺家，类似于马戏团的小丑，文化地位远不如“严肃作家”高。正因为如此，吐温最宠爱的长女苏希对“马克·吐温”这个笔名恨之入骨，她实在不愿意亲爱的父亲是这种形象。但是吐温的幽默却有别于英国的插科打诨和法国的诙谐机智，其特点就是“以严肃的口吻讲述幽默

故事，讲述者尽量让人相信他从来没有感觉到故事里有什么好笑的东西”（吐温语）。更重要的是：吐温幽默的目的不是浮浅的娱乐，而是期望借此积极干预生活。

马克·吐温成长于西部边疆，从小受到战前新英格兰幽默传统和西南幽默家的熏陶。但他出于其中又超乎其上：“把那些相互抵触、稀奇古怪的东西拼凑在一起，看上去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几乎天真地觉得这些东西就是稀奇古怪。这就是美国艺术的基础。”吐温的幽默让人捧腹，也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正因为如此，在所有的幽默家里只有马克·吐温脱颖而出，成为有别于19世纪温文尔雅的美国文学传统的代表。但是吐温不是、也不想成为职业幽默家，因为插科打诨和滑稽逗乐有时和口头传说的叙事风格不大融洽。更重要的是：对吐温来说幽默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滑稽可笑“从来就不是他的最高成就”。他的最终关怀是社会现实，是生活在这个现实里的普通人。例如，《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发表时内战已经结束多年，吐温似乎没有必要“攻击一个已经死亡的制度”。但是他知道，战前套着枷锁的黑奴和战后解放了的黑奴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黑人仍然得不到选举权，仍然遭到追捕、关押、转让。小说的后16章写于19世纪80年代初期，此时美国政府的重建努力失败，三K党活跃，《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出版那年私刑在美国上升百分之五十。吐温尽管没有公开谴责过种族歧视，但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以强凌弱、仗势欺人，对弱势群体寄予极大的同情，不论受害对象大到族裔、肤色、性别还是小到奴仆和流浪儿。在这里，奴隶制象征一切形式的奴役和不平等，对此他敢于挺身而出，但是“干预”的方式却是他特有的幽默和讥讽。当然这种手法有时会让马克·吐温付出一定的代价。“幽默”和“严肃”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为了使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吐温使用了“讥讽”作为中介。但是不论技艺如何高超，要使三者始终结合得完美无缺实在不容易，因此马克·吐温作品里不时出现的某些不和谐也就在所难免（如评论家常说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里严肃的叙事基调和偶尔的戏仿和调侃会相互削弱等）。

吐温最懂得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沃土中汲取养分。他最好的小说

里始终透露出密苏里、汉尼拔的乡土气息和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风土人情。但是，马克·吐温的小说决不只是原封不动地记录生活，而是表达对这片土地的怀念，对这种生活的记忆，其中夹杂了大量自己的生活体验。如果说乡土文学的特点是局域性的话，吐温则使这种局域性具备了人类共有的体验。他厌恶说教，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是通过幽默和讥讽来表现的。因此，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不在于他思想的力量，而在于他的人物遇到的问题人类都会遇到，他所描写的可以使不同年龄的读者都接受”。

比起其他美国小说家，吐温更善于使用语言。他用词讲究准确，尤其善于利用语言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吐温语言的特点是句法结构简洁明了，人物对话丰富多彩，细节描写细腻真实，尤其注意语言的幽默效果。他认为风格的关键是词汇，一直用心地用美国方言逐渐取代统治美国文坛的英国习语。据专家统计，吐温作品里使用的美国方言词汇有五千多个，其中的四千多个词汇是他首先应用于书面语言（如“games”、“piloting”、“mining”）。除了改造旧词，吐温十分注意创造新的用法，用构词手段组成新的表达方法，作品中很少连续出现相似的句子结构（除非是有意安排）。他的句子十分口语化，所以他的描写自然逼真，极少雕琢的痕迹。

吐温很早便被介绍进中国，是我国读者熟悉的美国作家，鲁迅先生就曾经为《夏娃日记》<sup>①</sup>的中译本作过序。值得指出的是：吐温还写过关于中国的作品，这就是他和弗朗西斯·布莱特·哈特合写的剧本《阿辛》。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斯泰尼斯劳斯河畔的黄金矿区。采矿工布劳德理克在赌博中把自己的矿区输给了另一个矿工普朗克特。但当普朗克特在那里发现了金子后，布劳德理克懊悔莫及，想把矿区收回。在激烈的争斗中，普朗克特受伤坠下悬崖。布劳德理克怕事情泄露，收买华人洗衣工阿辛，要他销毁搏斗的物证——一件血迹斑斑的上衣，然后栽赃于青年矿工约克。布劳德理克计划让阿辛拿约克的上衣在法庭上作伪证，哪知阿

---

<sup>①</sup> 《夏娃日记》是吐温晚年的作品，发表于1905年春，以亚当的口吻讲述夏娃的一生。据说此书是妻子奥莉维娅1904年6月去世后吐温写给她的“情书”，在书的结尾，亚当站在夏娃的墓前说：“生前她不论走到哪里，都把伊甸园带到哪里。”5年后吐温随爱妻而去。

辛当庭出示的却是布劳德理克自己的那件血衣，结果真相大白，布劳德理克受到惩罚。

但是，这个剧本在艺术上是失败的：《阿辛》的上座率不高，反响平平。吐温写信给豪威尔斯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暂时不要讲出去）——《阿辛》已经一败涂地，无法挽回！一周之内它就会永远离开舞台，我也会再振作起来。”有人把剧本的失败归咎于两个搭档的“性情”不和：哈特比较沉稳、做作，遵循的是19世纪讲究戏法和张扬的场面那种剧场风格；而吐温则比较轻松随便，不停地要把稿子改得更接近现实，尽可能地滑稽可笑。这样一来，整个剧情就显得有些凌乱，成了悲剧、情节剧、喜剧、闹剧的大杂烩。哈特曾给吐温写过长信，拒绝继续合作。吐温则干脆独自修改并指导排演，演出后讥讽地说：“如果哈特能撤去他的署名，这台剧在报纸上就能够获得和在舞台上同样多的喝彩。”

人们争论比较多的是该剧对华人的艺术表现。“Ah Sin”这个英文剧名一语双关：“Sin”既是当时汉字的音译，也是“异教徒”的代称，“Ah Sin”是“I sin”（我有罪）的谐音，剧中人物布劳德理克就对着阿辛叫：

“你这个罪恶（sinful）的老强盗，滚回中国去！”阿辛在剧中常常被白人称为“黄种斜眼儿”、“道德肿瘤”、“没法解决的政治问题”。他看上去木讷至极，被形容为“嘟嘟囔囔的白痴”、“脸就像茶叶盒一样呆板”。但是剧终时大家才发现这只是假象：阿辛虽然表面木讷，实际上却“工于心计”，这位一直被人调笑的呆子，最后却把自以为聪明的布劳德理克“耍了”。吐温和哈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票房而在迎合白人观众的情趣，因为排华时期的小说、戏剧、诗歌中不乏对华人的讥讽谩骂。吐温和哈特对华人并没有特殊的感情，只是把他们视为无助可怜的族群，而两人对社会边缘族群一直寄予极大的同情。<sup>①</sup> 两人希望借用华人来讥讽国人的无知和暴力，只可惜这一点并没有为当时的观众所接受：“让戏剧围绕一个精明

<sup>①</sup> 吐温晚年写过不少文章，批评大国沙文主义（如《战争祈祷文》1905），讽刺西方帝国主义关于南亚、中国、菲律宾的谎言（如《写给坐在黑暗中的人》1901）。在《北美评论》1901年4月号上，他撰文《致责备我的传教士们》，对西方用武力镇压义和团、用基督教奴役中国人提出激烈的批评。

的华人转，尤其是他可以轻易胜出周围的白人，也许就要求过分了——即使不是对戏剧，对观众也是如此。”这也许是《阿辛》失败的另一个原因。

理解吐温不易，理解他的幽默更难，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吐温。本书的作者彼得·梅森特是研究现代美国文学的著名学者，他在书中简洁精要地介绍了吐温的生平（第一章），勾勒出吐温生活的时代（第二章），涉及到读者最为关心的一些基本议题，如吐温对内战和奴隶制的态度、吐温晚年对帝国主义的激烈批评、他的创作手法的主要特点、如何理解和把握吐温式幽默（第三章）。他还重点评介了吐温最有影响的几部代表作，如我国读者都很熟悉的《汤姆·索耶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对《吉姆·斯迈利和他的跳蛙》与《王子与贫儿》这样的通俗作品，则指出其中隐含的深刻寓意。最后，本书辑选了部分精要的评论以及吐温后期的写作（第四章）。因此，要理解马克·吐温这位被豪威尔斯称为“独一无二，无可比拟，我们文学的林肯”的美国文学的奠基人，读一下本书一定大有裨益。

*To Lou Budd, the best of Twain scholars, with thanks for  
his generosity and encouragement over the years.*

## Preface

Mark Twain is the most famous American writer of his period. He is known for his iconic appearance: as an elderly man in a white suit, with a mane of white hair, beetling eyebrows and a straggly moustache, with either cigar or billiard cue in hand. He is also remembered for his genius with the comic quip: 'We ought never to do wrong when people are looking', 'Man is the only animal that blushes. Or needs to.' But his writings are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his fam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stands at the foundations of an American vernacular literary tradition and his other best-known novels and travel writings continue to be popular today.

The field of Twain biography and criticism is crowded, and his work and pla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continue to provoke argument and debate.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Mark Twain* has been written to provide a starting guide to the author, his life, and some of his best works, and to reassess his reputation. Its intention is to present a clear and informative introduction that gives the reader a helpful entry point to the ongoing discussions his writings have provoked – many of them crucial to the field of American culture as a whole.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book is straightforward. It starts with a brief outline of Twain's life and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his writings can be placed. It then focuses on his main works – on Twain's humour, on his successful and influential early travel writings, and on his most successful and enduring novels: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and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and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and *Pudd'nhead Wilson*. These sections contain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hemes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each text and key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 to them. Other works are also briefly discussed in this section of the book. The final chapter provides analysis of the recent critical reception of Twain's work, with its contentious and important debates about hi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osition. Reference is made, within this context, to his late texts. A final guide to further reading is aimed at those who wish to extend their research and critical work on the author.

This study comes from my own previous work on Twain and from the extensive critical heritage on which I draw. After a decade working primarily on Twain, I still thoroughly enjoy reading him and find him a fascinating figure in the way that his life and works provide a lens for the larger study of American life and culture in his own times and in our own. I will count this work successful if my own enthusiasm and interest stimulate the same response in my readers.